

孙威敏征南录 宋 滕元发

孙威敏征南录

皇佑四年夏四月，广源州蛮侬智高寇邕州。守臣陈玠死之。遂击破横、贵、龚、浔、藤、梧、封、康、瑞九州岛。五月进围唐州城，纔容府寺仓廩，而城下之民剽杀略尽。朝廷始命起居舍人杨旼、阁门副使曹修安抚岭外，团练使张忠、蒋偕，钤辖两部兵马以南征。

越秋七月，枢密直学士孙公自徐州徙帅秦，请覲京师。八月广辰，告辞，将西矣。上曰：“吾始意召卿，将赖以平岭贼，今其微矣。”时广东使者鲍轲奏于朝，上信其然。公对曰：“是非告陛下以实者。臣窃闻贼破邕至广。广，天下宝货之储，而蕃舶之家，常以亿万计。贼悉取之，日据刘王山，纵酒大会，亡命归之者万余人，而官军未尝胜。是岂衰息耶？”上惊其语，注目谓之曰：“昔黄巢以二千人过岭，莫能制之者。”公曰：“明朝虽非唐季之比，过虑庸何伤。”是日，公出宿国门外，遂行。翌日，闻张忠、蒋偕军相次败于白田。忠死之，偕仅以身免。杨旼寻亦乞奔英州。壬午，有诏止公毋行。中日堂筭留议事。

越五日戊子，复令陛见。上谕执政曰：“南贼果如孙某料。”二府由此嫌公。明日，诏除公江南西路、荆湖南路安抚使。又明日，入封。上曰：“南贼如此，欲遣富弼，弼母老，度必辞。汝为朕行，令石全斌副汝。”公曰：“臣禄于从官之列，素虽有疾，恶敢辞。然贼势盛，须有将佐士马甲铠金谷之资，苟阙焉，亦诸将之今日也。今未敢承命，俟有奏论。”又明日陛对，愿得宣抚使可以集事，以为其贰。执政疾其言，公曰：“苟不如请，愿朝廷应副军须，使无复顾之患。”诘难更数端，不得请。公曰：“无素具，则当盛贼势，必败事。徒受责，何益？”宰相陈执中曰：“败事岂止于责耶？”又曰：“密学无张皇。”公对曰：“是欲示镇静耶？有备固当尔，无备而示镇静，此危亡之本也。国家生灵可儿戏乎？”又明日，乞兵万人、马千骑、金帛称之，裨校八人，掌机要文籍者四人，军前备指顾者二十人。难者曰：“南方非用马之地，何以马为？”公曰：“贼去朝廷远。苟当用马，岂朝奏而暮得耶？然终以马胜。”又乞兼安抚江南东、荆湖北两路，冀以四路共贍军。盖向之两路，贫部也。复为大臣所沮。越二日，诏促行，纔得人马军七百人，文臣四人，备指顾者十人，安抚池、江、饶、太平四州。及辞，对上曰：“臣之所乞，举不从。臣难欲尽愚报陛下，势不能。死固不足惜，惜羞国尔。至如乞宣抚使事，盖旧例两府太臣为之，凡有须于郡国，无远近皆给之。今臣所能令者，两路及四穷州而已。非所部，谁应军需者。”上曰：“卿第行，事且急，为卿出宣抚使。”公再拜曰：“审如德音，平南必矣。”上喜曰：“卿先到彼，但多为备。”公复对曰：“臣不知大臣何以见沮。止如杨旼、蒋偕辈行无所请，亦无功效。今臣与石全斌军行当苟避贼，其敢

虚死以忧朝廷。万一贼平，臣止求致仕。至遣宣抚一司，须赖圣明独断。”公求致仕之言，盖尝有潜其张皇贼势，事成而邀赏者，故以言。

将行，虑贼入湖南。于是先为虚声飞报荆湖南北，曰：“大兵即至，促多建营垒，及将佐数十字，盛储赏犒之备。”传之诸郡，于是人心稍定，贼以故不敢过岭。既行之后，蒋偕又陷贼于贺州。九月甲辰，公行至鼎州。加安抚广南东两路。又以枢密副使狄青为宣抚使。公遂留长沙一月以待，且思所以制胜之具，朝夕不怠，公疾且病矣。大臣疑其不肯行。上遣御医周应与中贵人来，遇岭视疾。因道上语曰：“大臣不为孙某地，朕须应副，令了南事。”

有裨将晋人李定者，父子兄弟凡七人，闲战斗。公遣先之桂、象间，逆朝廷所遣兵，次于宾州。虑其为人所使，贪功败事，令之曰：“妄出战，吾斩汝一家。”后桂帅果使之，定不听，屯宾之如和关外。贼至，不与战，遂引去。及使他兵，果败。乃陈崇仪军也。宾、象由是而完，公之计也。

十有一月，集军宾得钱帛百万矣。又闻贼之长技用蛮牌捻枪，每人持牌以蔽身，二人持枪夹牌以杀人，众进如堵，弓矢莫能加，久为南患。公乃多备长刀大斧，制其所长。南方水潦不时，而瘴疠将作，燥湿之具百计悉备。备成而狄至。过岭而南，时十有二月也。狄与公议事。公以三策料曰：“贼出，上计归其巢穴，中计守邕城自固，以久王师；下计与吾战。今度其必出下计焉。何者？彼以天幸，横行太岭之外，有骑我心。骄则必出，出则必败。使吾二人者心和而谋协，狂寇奚容不诛。某请遇事密输计于太尉，太尉自行之。军中无二令，自取美名，非我意也。”狄大喜，出其非望，公以身下之。后有处置，狄常令军中曰：“此事是孙密学擘画。”及归朝，亦数以告上。二公之心，人以为难。

明年正月，达宾、象间，大军及辎重凡四万人出昆仑关。行三日，部曲前后不相属。宿朝天驿，公乃谓狄曰：“兵行如此，卒遇贼何以支？”是夕，申命诸校各有队伍。明日果遇贼于归仁铺。贼在山后，偏将孙节、祝贵阵于前，石全斌为左翼，刘几为右翼，狄与公暨桂帅余靖处中军，李定殿其后。贼将战，余惧，弃所部入公军。公叱去之。象众据山而阵，孙节恃勇出，与之争地形。公疾呼节曰：“此岂争地利处耶？”节不听，兵小衄，死焉。狄素奇之，失声惊呼。节之余军与祝贵军复振。遂用公之刀斧斫牌鎗，响震山谷。先所命三百骑为奇兵，出山背突贼后，溃。前军乘之，杀伤数千人。贼遂遁保邕城。公欲围城以取之，狄不许。是夜，官军乃寨于山前。公曰：“军中必由一二人怯于战者，虚声相连。”乃下令军中，敢夜有呼叫者，斩。漏二鼓，他寨果惊呼，贼闻，以为大军至，遂空壁而去，独公所部无一人动者。明日，兵进邕州，狄嫌以恩悦军，不即赏。众皆恼恼，或偶语者。公乃与狄议曰：“士卒冒万里险瘴以立功，奈何不赏耶？万一有变，非太尉计。”狄于是取下赏赏之，众遂定。已而

，治附贼者。公乃白太尉曰：“其胁从者，可以尽诛耶？当先为公诘其端，送至廷下者乃可杀。”太尉曰：“诺”由公所全活者盖数十百千人。

狄先还京师，公留邕计事。以旧戍兵三岁一易，瘁死者十常七八，乃令本道释善地番休，留邕者止一岁。故人人乐戍。郡城惟三门，公新作北门，号曰归仁门。使向阙，示其有归怀之意，及辟土，乃得旧址，众服公识。又表洪谭籍重兵，多蓄财以给岭外，筑城抚集亡民散卒，置博易务，通诸蛮之有无。民之因贼面科徭，卖鬻男女，为人奴婢者，约以一年折其券。及狄至自南还枢府，厚赏金宝，官其数子，赐第一区。而公止与余靖加秩一等。公以尝乞身归田野。大臣尤公之惭其前，害其宠名。上曰：“孙某求政[致]仕矣。”执政愕然无以对。公寻累乞杭，行至南都。上曰：“岂朕指耶。”诏擢为枢密副使。恳避再三，不获已，面[而]受命焉。及领机务，昂然有古名臣之风。其事非此所得书也。

初依氏世为广源大酋。智高父尝寇交址，获焉。智高释父怨，因结欢好。异时，交址使之守广源。又以桀黠为奸，交址败走之。后据有田州，以其守黄光祚之母为妻，佯交特摩国，以母嫁其国主。既又并其土众。始乞卒朝补田州刺史，不得，又乞散练使，又乞徒赐袍笏，又乞每南郊时贡金千两，愿常于邕管互市，皆不许，至令入寇。及其败窜，久之至大理国，斩首以献。前二公破走智高时，令邕守萧注捕之。后得其母与弟，戮于都市。

予尝谓近世文臣，罕有躬战伐，成功名者。独公善为兵，又能身下狄以攘寇难。固已鲜哉。因录以示世云。